

曾
维
浩

凉 快

44.572



72

10

572830

曾
维
浩

x272
2004/10

凉
快



C0339356

作
家
出
版
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凉快/曾维浩著·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4.8

(“新星”丛书)

ISBN 7-5063-0835-5

I. 凉… I. 曾… Ⅲ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N.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1127 号

凉 快

作者：曾维浩

责任编辑：朱珩青

责任校对：张沛新
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36 千

印张：8

插页：6

版次：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835-5/I·826

定价：6.90 元

定价：7.9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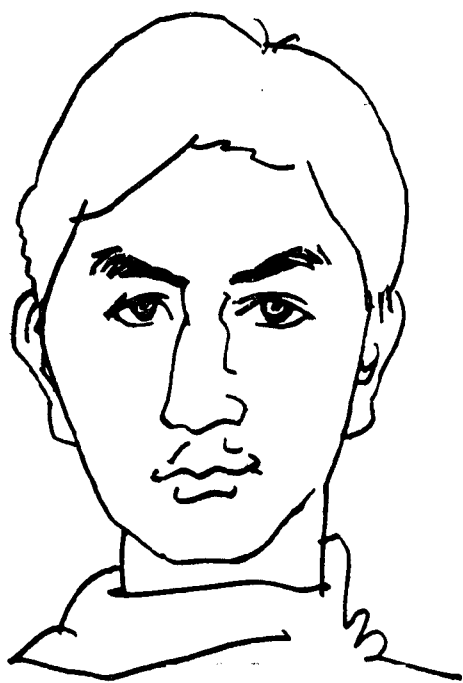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。

作家出版社



曾维浩画像

吕唯唯 作

小 传

曾维浩，男，1962年生于湖南一个叫岩头江的山村，童年与山坡草蜢、禾场、蜻蜓为伍，食刺莓、羊奶子、茶耳、杨粒子诸山果无数。八岁上被马苋子醉死一次，至月悬中天方醒。后走出岩头江，读中学、大学，作教师、省委干部、文学编辑，有的作好了，有的没作好。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随笔近百万字。如今在伶仃洋畔一个经济繁荣花团锦簇的城市活着。在富人堆里穷乐观，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幻想。常有商人、友人指其面曰：文人耳！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不可救药！

序

杨干华

记得是1992年盛夏，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人新作又逢届评奖。有篇题为《凉快》的小说，一扫我因阅读平庸之作太多而招致的困倦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此届到底还是有好作品的，我不禁兴奋了起来。

是标准的短篇，故事也很简单。一个叫德顺的男人，因追求异性触犯族规，被打致残，从此就再不是“男人”，再不能结婚，注定一辈子打光棍了。在日子里既无身份也无位置，只靠吃蚯蚓聊以苟活。然而，每当有事发生，他又会被人想起，并被派上用场。械斗中，缴获了对方的牛，要杀；抓了可恨的仇敌，也要杀。这些事谁也不愿意干，杀牛要断子绝孙，杀人更死死后下地狱。德顺也不愿意干，问题就由此而生。你不干谁干？自己业已断子绝孙，难道还能让别人断子绝孙？活着跟死去也差不多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

狱？

说不清是善良还是负重，是无私还是无知，无所谓壮烈也无所谓卑贱的悲剧就发生了。一切都显得平静而平常，杀与被杀只是一个过程，若无其事，如此而已。谁的结局都好像顺理成章。德顺死了，也只供夏天的需要，被乘凉的人聊出来。连作者的叙述也被抑制得无法激动，无法铺陈和渲染。如歌，如诗，如童话，如传说。作品越是这样涟漪不兴，越撩得读者酸楚不堪。它哪里只想让人感到“凉快”，我分明是感到不寒而栗了。

那次评奖结果，《凉快》几乎全票通过，可谓脱颖而出。不少评委都甚诧异：这位曾维浩是从哪里拱出来的新人呢？

其实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在多家有影响的大刊物上，发表过多部中、短篇小说。还有散文。只不过他应聘来珠海不久，鲜人所知罢了。他来自沈从文的故乡。他也热爱沈从文。读他的作品，觉得他像追随着沈从文的影子：清徐、淡远、有诗的气韵。不过很快地，影子不见了，他独自走向属于他的山路，他的小姜河，他的桂花树，走进了他熟悉的老祠堂。

看来，他跟传统、规范的山娃子不尽相同。他毕竟有了文化，知道山外许多事情。他固然热爱故乡的山水和村寨，自豪祖先的骄绩和荣光；然而对故乡不那么美好的东西，丑陋的东西，他无法视而不见，讳莫如深。他甚至有点忤逆和不肖，不很恭敬地去翻动

尘封的历史。噢，香烟缘出的未必都是平安字，烛蕊生成的未必都是富贵花。列祖列宗里的一些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原来是那样爱既不易，恨也不易；生既艰难，死也艰难呵！

不错的，他写的有不少是奇风异俗。奇风异俗永远是动人的牧歌，田园诗。然而他发现，它氤氲着温馨，也升腾着苦涩。它萦绕着祥和，也颤动着哀音。他倚重小说去诉说，小心地说，细细地说。有的时候，干脆略过不说，跳出来，说外部的世界。外部的世界正在做着什么和发生着什么。由是，列祖列宗理应明白他一颗赤子之心。他努力作形而上的思考，着笔于过去，着意于未来，并不仅仅写一个山村的形态、几个人的命运。他试图把目光投向一部分人的生命史呢。

现在，他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来到完全崭新的生态环境。应该说，他比沈从文幸运。沈从文不是特区人。在新时期，经济向北辐射，文人向南迁徙，会给广东的文学带来什么新兆呢？就风格而言，很多人说北方深沉，南方清丽，北方阳刚，南方阴柔。曾维浩理应是南方作家，但广东人习惯把五岭以北称为北方。从语言运用、思维走势，他确乎比广东人更“北方”了些。想来，这一群北方作家的入粤，不仅仅是粤军中增加若干将士。假以时日，说不准能诞生另一种独特的风格，既有北派的优长，也有南派的气脉。其实，曾维浩已经在努力尝试，写出了《等船归来》、《强台风明天

登陆》等中、短篇。至于将来他如何走下去，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。

1994年7月在珠海

目 录

序 杨干华 1

凉 快 1

唢呐吹出的河 14

陀儿与沙儿 33

等船回来 49

有一座美丽的祠堂 67

姜河小夜曲 135

水 妖 156

强台风明天登陆 178

凉 快

德顺是在冬天的一个日子里去世的。

可是，要说他的故事，却是夏天的需要。

夏天的太阳白灼灼的，那光芒不是从天上落来的，而是地上生长的，仿佛土地里有什么强弩手在发射，阻挡不得。

便在屋脊相靠的弄子里歇凉。弄子里阳光被遮住，却四面透风。窃窃地有麻雀在檐下做窝，白白的排泄物涂在桁条上，极不负责任。

天上没有一丝云。

地上没有一丝风。

歇凉的人就解开衣襟，不分男女，都一律地解开，然后就摇动蒲扇，扑扑地扇风。

弄子里因此就凉快了许多。

弄子正中间有一条阴沟，无水，却是潮润的，四

只还仅长着黄色胎毛的苏州麻鸭在觅食，忽儿翻出两条红生生的蚯蚓，于是争着吃，把蚯蚓抢成两段三段，一只鸡崽跟在后面，很羡慕。

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女孩坐在石块上，看把戏，觉得鸭们玩得挺痛快，就像鸡崽一样跟着去羡慕。一个少妇走过来，要小女孩坐在板凳上去，不要坐在石块上。女孩不愿意。少妇就说有蚯蚓。小女孩问怕蚯蚓做什么？少妇说怕蚯蚓钻洞。小女孩说我不怕。少妇说你要怕，小女孩说怕它做什么？少妇说蚯蚓顺着屙尿的地方钻进肚子里去，就成了蛔虫，就会肚子痛。小女孩这回明白了，离开了石块坐到板凳上，却问为什么鸭能吃蚯蚓我们不吃蚯蚓，少妇说，人怎么能跟鸭子比？鸭子吃蚯蚓，人吃鸭子呀！

一个老人说，人怎么不吃蚯蚓？德顺就吃蚯蚓，他一吃蚯蚓就白胖。

少妇就问，德顺是哪个呀？

老人就说，德顺死时，你还没嫁过来呢！德顺是在一个冬天里去世的。那个冬天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，到处都白晃晃的，全世界都很耀眼。

少妇就说，你是说下雪，好凉快！

老人说，是好凉快。

少妇说，那个德顺是老死的吧，年老的人一般在冬天里去世。

老人说，不是老死的，他比我还小八岁呢！

少妇说，几时死的？

老人说，死了很久了。

老人就说德顺的故事。

德顺是一条光棍，到死了还是一条光棍。年轻时，德顺什么也不差，可就是命中注定娶不上老婆。村子也不是差的村子，有山有水有田土，井水离家也不远。

德顺是村子里唯一的光棍。

德顺其实跟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，只是十七岁那年，突然在山林里抱紧邻村一个放牛的女娃不放。外面大叫牛吃麦了也不肯放。当然，那个女娃也抱紧他。却被本村的人硬给扳开了。逮回来，放在城隍庙里打了一顿。

少妇说，为什么要打？

老人说，为什么不打？

少妇说，你也去打了？

老人说，我也去打了！

于是就继续说德顺的故事。

德顺其实跟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。可是他后来就娶不上老婆了。到三十二岁了还没娶上老婆。整个村子都着急。德顺反而一点也不着急了。他说他一点儿也不想娶老婆。村子里人都说这肯定是一句假话，没有人肯相信。

后来终于有一个逃荒的女子到了村子，蓬头垢面的，很难看，头发被饿黄，眼睛被饿成蓝色。好心的人就把这个女人给留了下来。意思是，给德顺

做老婆。

少妇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
老人也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
把那个女人洗干净了，却很上眼，还是个黄花女，没开苞的，眼睛里的那个蓝色，很勾人。村里人想，德顺有福了。

女人开始还死活不肯，说自己才十八岁。

村子里结了婚的女人一个个地去劝，都怀着一份可以理解的好意。要是村子里一个光棍也没有了，大家便可跟着添一份光荣。

十八岁的黄花女终于答应下来，进屋时，却是半推半就的。

把德顺也推进屋去。却是谁想起怕出事，便有两个人自告奋勇地守在门外。

少妇问，那两个人是哪个？

老人吸了一口烟，没回答。

少妇问，有你么？

老人说。有我。

德顺在屋里弄出了一些响声，还听见那女人嘤嘤地哭。哭得像唱歌一样，极好听，大概是成事情了！

过了一会儿，德顺却哭丧着脸出来了。他说，上不去。

为什么上不去？问他。

开不了，他又说。

这倒是一句行话。

少妇就问，有这样的事么？

老人说，大概有这样的事。

少妇说，男人会上不去？

老人说，大概有什么地方给打坏了。

德顺就说，你们哪个去吧。

别人就说，那是你的老婆啊！

德顺说，还是你们哪个去吧。

结果就另外一个人进了屋。这个人进去，就上去了。

少妇问，这个人是谁？

老人说，这个人是我。

少妇问，打他也是你？

老人说，打他也是我。

后来那个女人就走了。德顺还是一条光棍。就没有人再为他说媒了。

村子里叫蚯蚓不叫蚯蚓，叫虫子中的仙子。这名字特别好听，虫仙能入药，取少许，焙干，捣成粉，冲酒喝，可以滋阴壮阳。德顺上不去，村里人就叫他吃虫仙。吃了虫仙，还是不行，只是把身体吃白胖了，一身尽力气，无处可使，便帮人抬石头，砌屋基。凡有要使力气的地方，村子里便寻他来帮忙。

少妇说，德顺是个好人！

老人说，德顺是个好人！

村子里有头牛，很老了，走路不小心，失了前蹄，摔断了一条腿。请牛医治过，无力回天，那腿上，绑过几十捆草药，不可能愈。

一村人很伤感。一头老牛，为人拖了几十年犁，晚境凄惨。

老牛也伤心，望见人，流眼泪。老牛通人性，一双牛眼哀哀地求，把我杀了吧。

村子里人就决定，把它杀了。

有人还悄悄告诉自己小孩，快有牛肉吃了。

却没有人敢执刀。

执刀宰牛，是罪过。据说要绝烟火，断后代，死了还要坠一回地狱。

都怕绝烟火，无后代。

于是想到了德顺，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后代，就什么也不怕。

就选定德顺杀牛。

老牛早已无力气了，跪在地上，连忙也不要别人帮，一村人躲开，德顺围了块围裙，执了把尖刀，一个人就把牛杀了。

牛叫了两声，血流了一地。

等牛死了，村里人才凑过来剥皮。

牛皮和牛角，归德顺。

德顺把牛皮卖了，换酒喝，酒里依然放虫仙粉末。德顺喝得很痛快。

牛角没有卖，雕空了，在角尖上钻个眼可吹响，